

場域閱讀 ——圖書館中的氛圍與身體感受

張惟智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在負北極振盪中，極地寒風突破極圈噴流南下。白芒雪景從網站首頁的新聞畫面中映入眼簾；飄雪從空中斜落，在泥土地上覆積，植被粉妝玉砌、景與物銀裝素裹；冷冽氣息似從白皚凝實中迎面襲來，室內溫度好像降了幾度，光線也收縮黯淡下來，似有冷風掠過，雙眼一眨、令人一陣哆嗦。

哆嗦過後，失溫感逐漸退卻，圖書館室內也重趨明亮。環顧身周，窗戶依舊緊閉，燈泡始終恆亮，旁人彷彿未曾有感；似乎降溫只是一種錯覺，冷風與昏暗暝暝亦然，都是不存在的物理現象，只是大腦在雪景視覺刺激中，與觸覺感官相聯，喚起過去相應的感受。

雖然圖書館內比起室外要暖和的多，可一旦向嚴寒窗外望去，便又覺得四周凜冽下來。我喜歡冬天霜降大地，但身體一向耐暑不耐寒，儘管身體會在長時間不自覺地緊縮中，感到頭痛不適，也必須頂著凜冽如刀割般的凍氣，來圖書館念書。

想起小時候，放學回家，吃過晚餐，便得乖乖在書房裡念書，不得商量。那時只能、也只會

在家中書房閱讀；儘管上了國高中後，依舊仍須坐在書桌前，但大半時光都在神遊太虛，只覺時間度日如年，漫長而又遙遠。

記憶中，小時候，閱讀場域很小，白橡木紋貼皮書桌，就是整個閱讀世界，向外延伸是一片無盡黑暗；國高中時，喜歡躺在床上熬夜看小說漫畫，世界是整個臥室；大學，在翻閱《白夜行》中流淚時，世界從臥室爬窗而出，有時流入隔街鄰居偶爾大聲的說話中，有時流入越過馬路後的吉安溪景。

似乎在不知不覺中，閱讀，從獨我的封閉小世界中成長、啟程，向世界漫溯；世界也在閱讀場域中悄然打開。

念研究所後，逐漸喜歡在圖書館閱讀；特別是這兩年，尤其需要分析思辨時，只能在圖書館裡念書。小時候的書房，曾幾何時已不復存，早挪為他用，書桌也已成追憶；似乎世界擴張後，再難回到最初。比起家裡，圖書館的場域更大、世界更開闊，視野也更豐富。

達賢圖書館，通常是我念書首選；經臺鐵、捷運、公車，在「政大一」站下車，由萬壽路沿

坡而上，一座清水模外觀建築，佇立於青草坪上，越過細石磚版相間鋪成的道路，是圖書館門口。

入內、穿過服務臺，步上主調深藍的地毯，左前方是新書區，右邊是電梯，一路步行直奔五樓；通過最多外籍學生喜歡待的三樓，迴轉向上，不停歇地直跨兩個樓層。五樓，有一排並列的討論室；室內有時激烈交談，或各自靜謐地坐著沈思，行經時不免偶爾偷偷觀察，有時某個她也恰好迎面看來、四目相交，視線立刻慌忙轉移。

越過討論室後，閱讀區有一大面玻璃窗，天氣好時，陽光透窗而入，明暗交界處清晰可見，若落雨時，則總在鼻腔蔓延青草混雜新鮮泥土的氣息。踏上淡灰色調的地毯，經過清水模牆柱，徑直走到角落，在靠窗第八張、淺橡木紋高桌腳桌前，拉開通體淺灰的高四腳椅入座，那是我最喜歡、也最常待的位置。

有時，從長時間的糾結纏繞思考中醒來，一陣疲乏，向窗外望去，身體蔓延而出；落在右上方深遠高峰處，那裡水氣豐沛時，雲霧繚繞漫山，細瞧可見米粒大的貓空纜車穿行其中，身體仿如隱沒其中，被沈靜輕撫後，變得放鬆柔軟；再落向下方碧綠小湖，有時可見六隻灰鴉漫遊，總在不經意間，忽地振翅一躍，在抹茶色湖水上濺起一抹白花，蕩漾層層漣漪波光，霎時不覺莞爾，沈醉其中，身體不自覺地卸下全身重力，變得輕盈振奮。

或在灰鴉游出視野後，向旁邊湖畔小徑望去，小徑旁靠樹林，時有浮生得閒者漫步其中，

幽靜閒遠，小徑與左廁瀝青路相連，天晚時、瀝青路道兩旁的黑色路燈亮起，仿若螢火，若細雨綿綿或雨方停歇時，濕漉的黑瀝青恰似小河，燈光倒影如月輝搖曳，總能感受到宮崎駿世界的畫面感，思緒也變得平和綿長。

若是坐的靠中間些，晚窗如鏡，會看見後方書牆倒印；從暖黃色燈光中、映襯而出的紅橡木色紋書牆，與漫天藏書相輝映，在書牆倒金字塔層層向上展開的結構中，是坐在松木製U型桌前的讀者、專注力向下扎根、在字句裡蔓生。若在玻璃圍欄前靜心佇立，一股歷史地深厚感環繞周身襲來，凝視而去、仿若與歷史互相遙望，令人神魂一顫。

在與窗景、藏書互動過後，總能讓發脹的大腦復原，再次喚發專注力，沈浸閱讀與思考中，也與其他讀者一起扎根、蔓生，讓專注瀰漫整個場域，彼此靜謐，只以共同在場的方式互動，延續氛圍。

如果遇上閉館時，我會從指南路二段、穿過馬路、校門口、進入政大，一路直行，在鋪滿碎石的水泥橢圓形噴水池、與理學院間穿過，遇見四維堂左轉，走向右前方一片遮擋視野的樹葉縫隙中，行至中正圖書館。

經過大廳、在借還書櫃檯前左轉、前行，走入略顯昏暗的暗黃光中，長廊右牆上，是陳芳明教授詩作〈明暗就是光陰〉；每次走到詩末處，都能恰好看到由「書房」頂部迎面灑來的光線。

踏入陳芳明書房，頂部中央是一個熄著的大圓型燈，旁邊棕柚木色木質房樑，圍繞圓燈，向

外延伸整個書房，宛如一顆大樹樹枝蔓延籠罩，木樑背後，是漆成全黑的天花板與開放結構，其間有六枝枝條鑲著最亮的燈光，仿若陽光從枝梢縫隙中迸發。

圓燈下方，是座落在書房中心的圈型木製書櫃、化作枝幹。沿著圈型書櫃，相鄰著的弧形小書櫃座落在旁。向左從圓圈與弧形中穿梭，在書房左側，第一張、橫嵌著長型大理石、將桌面一分為二的棕柚木色口型桌前就位，面向整個書房，周圍似乎暗了下來，宛如詩末四句所繪：

「坐在暗處注視那神話的草地
我只是偶然路過這巨大的光陰樹
選擇坐下來凝視這永恆的剎那
我欲老未老的邊境發出莫名的光」

新詩的隱喻，說不清、道不明，但坐在這最靠近角落暗處的椅子上，放空休憩時，總能感受書房裡那種模糊不清的、像是從遙遠時間長河中隱約流瀉而來的、老邁卻又新生的人文感。有時候，覺得缺氧，想念自然窗景，我會走上三樓，在空氣最流通的46號藏書櫃前，挨窗的邊桌入座；直面政大後山，偶爾觀察白色路橋上來來往往的行人。

從汐止到政大，大約60至90分鐘路程，說不上遙遠，但也很難說近，有時不想跋涉，或迫不及待地想早點入館，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，是我因時制宜之選。

從忠孝新生捷運站四號出口上來，沿著鄰近

大馬路旁、枝葉交錯的幽靜小溝渠，從側門進入北科大後，直走至第四教學大樓前；大樓白牆上，大半已被藤蔓染綠，牆外鄰著一排五樓高的椰子樹與波浪造型的矮樹籬。

左轉、依著波浪樹籬前行，在第一個路口右轉，前方不遠處，有許多枝葉繁茂的大榕樹，盤根在綠草地上，草地邊緣是月桔樹籬與灰紅相間的石磚路相伴；若是晴空萬里時，日芒灑在枝葉邊緣，從綠縫中落成光住。

順著石磚路，在三樓高的綠榕大傘下穿行，經過由大石圍成的中式園藝風格小池；池中金、白、紅、灰色景魚錯落悠遊，有時也可見烏龜滑水爬行。

樹陰盡頭，是日治大正時期的西式紅磚建築「紅樓」；略顯斑駁的紅磚外牆上、嵌著嶄新木製白窗。繞至紅樓正門，有後來增設的日本廳舍風格門廊，圖書館在左側。

在深藏青色晚幕低垂時，從圖書館二樓落地窗看向紅樓，翻新的現代灰色磚瓦屋頂下，華燈初上，樓內燈火通明，在暖火紅色燈光的綻放中，紅樓顯得豔麗華貴，卻流露一絲哀愁；美麗與哀愁，是當時「大正浪漫」的標誌，彷彿要喚回1920年代似的，旁邊綠榕下的來時路，也顯得幢幢起來，似要將人吞沒其中，令人一頭心驚。一旦回過神來，才又重新意識到，身處現代簡風格的單色桌椅上，腳下還踏著深咖啡色木紋防刮地板。

但那股被歷史割裂的錯置感卻上心頭，還猶存著久久未散。

有時候，來的晚，面向紅樓的位置被坐滿了，我會在反面那一邊靠著落地窗的位置中入座；即便館內人多時，這裡也總有零星座位；窗外樹近挨著，枝葉在旁隨風飄搖，氛圍顯得鬧中取靜。

總的來說，達賢圖書館，是以開闊靜謐、沈穩的氛圍，橋接人文歷史與山水；陳芳明書房，是將詩人靈魂寓居於場域之中，以無聲之聲讀詩；北科大圖書館則與周遭環境相伴，在近代建築的復古氛圍與現代場域中穿梭，在鬧區中取一隅僻靜。

但這些氛圍好的大學圖書館，卻有一個致命缺點，在寒暑假時都週日閉館，以至於我無處可去；有時候我不免思索，為什麼無法在家進行分析思辨式的思考，場域與人的交互關係又是如何。

有人說場域是一種「field（領域、場）」，也有人說場域是一種「horizon（地平域、視域、視野）」，但我更願意把場域理解為是一種「atmosphere（氛圍）」。在某些哲學脈絡中，氛圍是一種身體性的感知範圍；這種身體性感知，不只是眼耳鼻舌和觸覺的感官感知，而是先於感官的感知。

或者，更精確地說，當我們把身體理解為「只是一種物質性的肉體」時，那麼所有感受，都是大腦與感覺器官合作的結果；感官接受資訊，傳遞到大腦分析，產生感覺。快樂、悲傷，冷熱、軟硬、輕重、快慢，皆是如此。

在這種理解中，資訊被傳遞到大腦解析的過程，是更重要的，而不是資訊如何被感官取得。也就是說，感覺，只是肉體在刺激與反應中的作用或結果，這意謂著，若是繞過感官，直接給予大腦資訊，對身體獲得的感覺而言，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。於是，我們把感官與環境的互相作用，化約為只是一種提供資訊的管道，可有可無。

雖然這種理解，很好地解釋了，身體感受在生理上的發生學結構，但卻無法解釋場域與身體更深層的關係。因為這表示，一段優美的旋律，只會在腦中誕生；在身體外面，旋律只是一種物質意義上的聲波。

「Atmosphere（氛圍）」所描繪出的身體性感知，一方面是要重新解釋，身體與身體感知，被理解為生理學意義上的肉體與感官感知之前，首先只是一種對現象的單純描繪，身體就是身體，身體感知就是身體感知；對現象做發生學的解釋，並不意味著闡明現象的本質結構。

另一方面，被身體感知到的現象，如一段優美的旋律、一個充滿靜謐感的空間，在透過發生學來解釋之前，首先只是單純的現象，並且，身體、身體感知、被身體感知到的現象，這三者在被某種理論建構之前，只是一個現象單純的存在狀態。

這也就是說，場域與人的交互關係，從一開始就是「萬物一體」、「和光同塵」著；我感受到小徑幽靜閒遠，感受到新詩模糊的隱喻，感受到暖火紅色燈光綻放中的美麗與哀愁，不是因為

我的大腦接受到某種刺激訊號，而是我的身體性延伸到小徑中，讓幽靜閒遠在其中無礙地流入，延伸到隱喻裡，讓模糊感受無礙地流入，延伸到暖火紅色燈光中，讓美麗與哀愁流入；身體與場域本來就是一體交融著。

場域，無論是「field」、「horizon」還是「atmosphere」，都帶有一種整體性、一體性的意味；但「field」的整體性，隱含著分野，是用來區分出不同領域的整體性；而「horizon」，相對來說，在某個意義上，隱含有一種存有的結構性的意味；「atmosphere」更多地是一種對現象直接的描述。

那麼，無法在家進行分析思辨式的思考，或許就是整體氛圍使然，不同的氛圍，就有不同的身體狀態。如果我以為能夠在家複製出，如親身所在圖書館中一樣的氛圍，那麼我又把感受與場域割裂開來了。

我們以為感知可以在大腦中獨白，可以沒有與外在客觀的物理現象相依；以為大腦是唯一真實不虛妄的主宰，其實是忽略了身體與場域的真正意義。

閱讀亦然，閱讀不只是身體與書本間的互動，而是只有感受到場域在閱讀中的連動，閱讀才能成為閱讀。



圖說廢都文本 ：賈平凹安妥靈魂之書

朱文鑫、王新民 著

華品文創 / 11211/456 面 / 23 公分 / 80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5571795/857

一本奇書 30 年浮沉，書封面書名由賈平凹先生親筆題寫。賈平凹先生的長篇小說《廢都》從出版，到熱議，到查禁，再到獲獎，到解禁，到重評，再到廣泛流傳世界各地，這樣一部長篇小說，已走過了 30 年。本書以全面完整詳實豐富的史料角度，呈現一部結構宏大的《廢都文本》圖說。（華品文創）



在我們這個時代

鮑家慶、曾昭榕等 著

佛光文化 / 11212/264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4577415/863

本書收入 2023 年第 13 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短篇歷史小說類獲獎 3 篇作品。〈刀筆吏〉以班超為中心，寫漢代班、竇等世家的故事，質疑和反省史實；〈平戶啼血〉寫 1657 年越南崑崙島外海發生的布魯克倫號劫掠事件，理性與感性兼具；〈海上生明月〉以一個移民家庭的小歷史對照眾多華人的遷移史，再現海上絲路。在我們這個時代，以新的觀點重看歷史。（佛光文化）



「臺灣詩學·吹鼓吹詩論壇」研究

：詩人群體、網路傳播與企劃編輯

語言／文學

蔡知臻 著

秀威經典 / 11212 / 310 面 / 21 公分 / 48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9757121 / 863

本書研究對象從網站、刊物、FB、Instagram 等媒介，延伸至龐大的詩人群體，記錄詩人在論壇中激烈交流的過程，並深入探究「吹鼓吹詩論壇」的運行模式。另外，作者細數部分重要詩人進行研究，試圖建構一個「吹鼓吹詩論壇詩人譜系」，進而窺探 2000 年至 2010 年間臺灣詩人的集體記憶、臺灣文學的共同資產。身處於網路時代的我們，這個時代的詩人還可以有怎樣更多元的發表途徑？期望能以「吹鼓吹詩論壇」為例，為讀者提供一種解答。（秀威經典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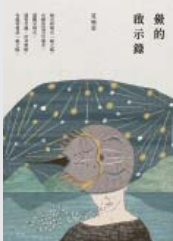


關於殺人這件事…… 請勿對號入座

馬卡 著

要有光 / 11210 / 202 面 / 21 公分 / 25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7358054 / 863

本書共有七個關於殺人以及被殺的短篇推理故事。從殺了自己丈夫的妻子、帶來厄運的美人痣、圍繞校園風雲人物的三角關係，到突然發出惡臭的房子、隱瞞子女祕密的再婚婦女、天才兄弟間的情仇和衣衫不整的少女屍體。可米瑞智百萬小說首獎得主馬卡，以模糊人性善惡界線的短篇，帶領讀者一步步挖掘深藏在故事背後的真相。（要有光）



鸞的啟示錄

語言／文學

夏婉雲 著

秀威資訊 / 11211 / 262 面 / 21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7346396 / 863

彷彿電影運鏡般，夏婉雲以異鄉人之姿，見證金門這座歷經砲火蹂躪的島嶼上，底層人物的悲歡身世。從古寧頭戰役、八二三砲戰的戰爭記憶，觸及來臺老兵與戰亂時期的流離、軍人家庭的人世風景等，寫上一代父母、長輩的離散故事，以小人物的辛酸來管窺大時代的動亂。如眇進士蔡復一、羅醫生寶田神父等前賢事蹟，永遠為人所仰望。鸞則住在沿海沙質淺水中，緩緩爬行於無人踏入的濱海邊緣，守望砲火下的滄桑。（秀威資訊）



彼岸童話

語言／文學

A.Z. 著

要有光 / 11211 / 226 面 / 21 公分 / 28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7358092 / 863

一直獨居且無親無故的女房客盛采宜，某日在牆上留下恐嚇文字後，忽然消失了。房東透過她遺留下的手機，前往探訪那些與她有關係的「朋友」。從這七個人口中，他一心認為個性封閉的女孩，以迥然不同的面貌出現。在盛采宜消失的前一天，她以各種異常的樣貌出現在他們面前，並不約而同提到了象徵死亡的「彼岸」……另一方面，房東從盛采宜創作的童話故事中察覺，她那七個朋友或許並不如表面上無辜。（要有光）